

A person is silhouetted against a dark night sky, sitting on a rocky ledge. They are looking out over a calm body of water towards a bright, crescent moon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serene.

# 独望月

梁景宏 / 著

作家出版社

# 独望月

梁景宏/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望月/梁景宏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4  
(当代作家文库.第12辑)  
ISBN 978-7-5063-5818-7

I.①独… II.①梁…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3255号

## 独望月

---

作者:梁景宏

责任编辑:李明宇

装帧设计:鸿艺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室)

E-mail: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2×226

字数:300千

印张:12.5

版次:2010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5818-7

定价:26.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不少人都很好奇我的处女作是怎样的一本书，我至今才有明确的答案。

一本书就好比一个女人，读者则似男人。往往女人给男人的第一印象极为重要，所以在男人接触一个女人的前期，一般的女人总是极力保持自己完美的一面，而一旦她吸引住了男人，后期就没必要再去追寻完美。这样的女人断无新鲜可言，男人也会因此失望。

《独望月》不同于一般女人，或许她不能很快地俘虏男人的心，但她的魅力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越加独特，男人对她的喜爱也会日久生情。这就是《独望月》，一个特殊的女人。

## 目 录

望月行空 .....	(1)
回溯过去 .....	(24)
稚嫩初恋 .....	(52)
春秋之变 .....	(77)
福祸交集 .....	(103)
收藏爱恨 .....	(139)
月夜之恋 .....	(170)
踽踽独行 .....	(200)
换了人间 .....	(211)
遗世独立 .....	(224)

## 望月行空

“今天，我们班上转来了一位新同学，他来自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一阵阵掌声老实实在地被执行于韩老师手下。这鼓掌似对顾景恺有陌生之势，竟将他的紧张也给拍了出来。

“顾同学，顾同学！”韩老师注视着景恺轻声地叫了几句。

“呃！”一语惊醒梦中人，独辟蹊径地被景恺的一字之语赋予了新的内涵。

“请你向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副其实，景恺更惨，姓、名要一起出，惊得景恺不敢对壮猪的后路做憧憬，冷冷道：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叫顾景恺，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转到这里，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做同学是一种缘分，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同舟共济，考上理想的大学。谢谢大家！”和刚才不同，这掌声对景恺有了“一回生，二回熟”的奏效，紧张感毫不拘谨退位让贤给了放松。景恺单肩背着书包在掌声的鼓舞下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这时，他才发现全班六十多号人都还遵循那“一概论”，男男女女一起坐，后张桌更自觉，中国的男尊女卑定论让她们主动坐到了最后一排，也不排除景恺的男同桌是这理论的牺牲者。

“哎！你是江西的？我叫杨鸿，叫我鸿哥就行。江西来的读书应该很棒吧！我学习很差，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呃，呵呵！会的！”景恺勉强一笑，发现这自称兄长的家伙脸上的痘子犹如一盘散沙遍地都是，那沙的栖息处变了，自然也有连带关系——他那头就像个陆地生物，刺猬。身上长满了刺，仅留一张脸做形象供人类作参考。乍地一看，景恺挺不习惯这刺猬男，或说都是眼睛惹的祸。不过听他的刺语，景恺倒觉得这动物还不错，也没多大抱怨自己的同性不同类。就这样，顾景恺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活。

开学的七天是军训。第二天清晨，景恺这群高一新生集体穿戴好军装到操场集合。九月的天气，跟它那季节的基数词是同一概念。此时热不死，九而久之，热死则会在时间的迁移中暴露出来，这便是大久不死必有后福。

教官是个胖子，是个正常人，因为他的职业与身型搭配地合乎常理。他一

副神情严肃的样子站在操场的看台上吼道：“今天，站在这里的你们，再也不是那些懵懵懂懂的小孩子了。”

“教官，昨天就不是了！”不知是哪位英雄好汉在下面与他一唱一和，引得台下一片喧哗大笑。这久蛰思动后的群笑加重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负担，温室效应发挥余威，热得温室下的花朵们都恨自己是在阳光下茁壮成长。而那教官的影子被身后建筑物吞并，凉意阵阵，学蟑螂一般在阴暗处茁壮成长。引得台下的人见了都油然而生一种踩死他的欲望。

“都给我安静！”教官怒气三千丈往下一吼，二氧化碳的浓度坠加一等，压得全场顷刻寂静。

“从现在起，凡是不服从教官管制的人，不要说我没给你机会，到受罚的时候你就别再学刘嘉亮唱什么‘求求你给我个机会’。你们始终要记住，机会只有一次。明白吗？”

“明白……。”台下的回应被他驳得有气无力。

“我再再说一次，机会只有一次，听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怪学校空地太大，用地太小，教官以一抵千，回音却以千抵一，教官显然不满意，正巡视着台下。景恺对他无心用事，只顾自己娱乐，因为台下帅哥不少，但美女更多，相比之下，帅哥在教官眼中的存在率便黯然失色。作为帅哥中的一员，景恺乘以这一理论继而做小动作。

“全体都有，听口令，向右转！”台下嘈杂声一片，各自以中国古代昏君为偶像——专政独行。人口流动的海洋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意。

“沿操场跑十圈，谁要是敢废话，我就让他跑一百圈。”大家也用显然不满意回应他，但也不敢违抗。无奈地像是让姚明去跳水，让刘翔去举重，总有让人不爽的时候。于是，一场千人马拉松被教官一声令下开始了角逐。

过了半个小时，教官止住了这支逐日的敢死队，他替太阳同情他们，问道：“各位驴子，累不累啊？”

一队夸父人物被贬成了蠢物，自是坚贞不屈，但又实不想再让太阳灼射屁股。坚贞为大家坚持了真理，齐道：“累！累死了，死掉了。”悲绝声惨如流离失所的灾民哀鸿遍野。

“还想不想跑啊？”教官坐在椅子上仗着背后的太阳罩着他，悠哉语悦。

“不想！”还真是不响，这气度怕是想也响不起来。

“那就必须服从命令，听见了没？”

也不知道是怕那太阳还是怕它的前罩，顿时个个生龙活虎齐声喊道：“听



见了!”

“嗯……这遍我还比较满意!”他这满意便意味着台下一千人梦想成真。

杨鸿在景恺身旁低语道：“这鸟教官，废话可真够多的!”这年头，说大话是吹牛，说小话是吹嘘。在大话的领导下说小话那是吹浮，很明显，杨鸿就是最后者。

这天是军训开始。什么是开始？那即是未来的不可选择。什么是结束？那便是未来前的无法揣测。各班开始被教官喽罗带领进行集体的全民健身运动。

负责景恺那班的教官姓徐，人样被他母亲赋予了天生的帅气，唯一的不足就是他的父亲可能在非洲晒过太阳间接导致徐教官的基因也向黑人看齐。他那黑不是单纯的黑，是纯白的黑，景恺见过能照亮黑色的白，却从未见过像他这样能反射白色的黑。他不禁暗自偷笑却不知教官人已站在了自己面前替自己把阳光给反射了回去。

“你在笑个什么鬼啊!”教官瞪着景恺，把他所吸收的太阳辐射折射了回来。

“呃，教官，我……”

“你、你、你、你个屁啊！过去做一百个俯卧撑!”在这信息化高速时代，速度总是被黑色所领跑。比如说地球最快速度博尔特，还有那小鬃牙买加人的生物——黑马，其变化的特性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夺榜首。景恺的行动再次慢于他的言语。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在黑人拥护者们冷嘲热讽的讥笑下找了块绝世好地接受了教官在刷新速度记录后，获奖语录的洗礼。在被汗水洗体时景恺自想自己弄了个年度受罚第一人，好歹占了个鳌头玩玩，只得认命了……

时间就像武大郎，又短又窄，走起来拖泥带水般将太阳推到了直射点的高度，景恺全身乏力被一束破窗而入的阳光爆头，一头栽倒在床上。

“景恺，我觉得你挺倒霉的。”景恺的头在这话语的同情下挪了位，一见是舍长欧伟。

“哎，听天由命吧!”他又一拍景恺的肩膀，脑袋被附属牵连又撇了过去。

欧伟是隔壁班的，由于景恺班的男生多出四个，于是把学习差的四个男生——当然，景恺的成绩还未知——与隔壁班学习成绩前六名的男生凑个十全六美的整数。景恺称他为小伟，理由很简单——他是跟在前人的箴言中走的。与他同班且同宿舍的还有杨鸿、姚健和易文雄。

下午，烈日当空。天气闷得大家都哀声叹气地抱怨，只盼能有久旱逢雨食。尽管天不尽人意，到最后还是得服从管教，因为教练比训练更可怕，好比吃饭要比食菜更难熬，尽管饭在菜前吃，享受亦有先后之分。可舌头长在胃前，像



当今有权有势，人莫予毒！景恺也不例外，从小到大都未有这么好的食欲。但万不得已，此次食宴是“公益性”的，没有人会傻到要跟有权势的人作对，因此这次军训彻底推翻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之谬误。

晚饭后，景恺习惯性地拿出MP3戴上耳机漫步于校园的香径小道，一首首悠扬的旋律转着他青春的年轮。对于能懂音乐的人来说，音乐是种享受。对于略懂的人来说是种想受。而对于不懂的人，那便是响受，带给他们的只有音量的沉重，至于音律，只当是其附属杂音而罢。

景恺的脚步窸窣地在这前方荡漾着，陶醉声心。蓦然他感觉有人在拍自己肩膀，这柔情像是个女生，典雅得能把心水凝固。

景恺摘下耳机回转，果然是位女生。证明了他的第六感不至于偏向人妖，男女不分。那女孩秀外慧中的形象给景恺添上了第七感。

“你是顾景恺吗？”

“呃，是的！”景恺淡淡的言语回应了她的淡淡的触碰。

那女孩将“淡”字抹掉，开始大方起来：“你认识我吗？我们同班的。”

景恺还是一意淡行笑答她：“不认识！”

“我叫杨雨馨，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她的话从大方被说成了大样，随手做了“再见”的手势便转身同另一个女孩走了。

景恺对她淡之若素，只应了一字“嗯”转身也朝教室的方向走了。

景恺的屁股坐得及时，刚一触凳，铃声便开始骚动，学生便停止骚动。由此看出，学校铃声专为他人屁股服务。

“阿恺，你发什么呆？想女生啊！”

景恺再一次被那针言给刺醒，不满说：“去你的，没事别来惹我。”杨鸿被他一语挡下，对他畏惧得不敢轻易动声。

景恺翻开数学资料，开始学习。不知不觉，已过一时之久。回想今事，乏味得很。临近下课，景恺双手插胸往后一靠，环顾四周，蓦然定睛一看——好纯洁的一位女生。满头堆云砌黑的直发就像瀑布从头顶倾泻而下，一双水灵的大眼睛在柳叶似的淡眉下勾勒出含情脉脉的眼神，还有她那红润的嘴唇，好像两片带露的花瓣。乍一看，不觉“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

“叮铃铃……”下课的铃声再次把他从梦境中拉了回来。

回到宿舍后，景恺赶忙向杨鸿打听那女孩。得知她叫王雪萍，是本班第六名。所谓脑身合二为一，所以杨鸿的智商也和情商合并，互补的情力显然下降，丝毫察觉不出景恺这是爱意的询问。

深夜，景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这个女孩看书的样子难以释怀。于是，

孤枕难眠被他首次运用到实践中。间接导致景恺在第二天军训时孤整难言——教官又一次培养了他这个优质人才。

几次处罚下来，景恺感觉自己在同学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全让教官屡次刷新记录给打破了。“骑驴看剧本，走着瞧。”景恺这样的决心时常发生，特别是像他现在躺在睡觉前的床上。

今天是军训的第六天，教官要求每人写一篇字数长达一千五百字左右的军训体会，当这一噩耗刚被空气翻译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严重缺氧，通通抱怨教官不懂教师改作文的痛苦，能如此体谅教师工作的学生真不多。当下学生的文章颇具特色，议论文冗长得能当长篇小说读；记叙文言情漫漫，让琼瑶都自愧不如；最可悲的是散文，惨状重现当年张居正大卸八块之样，散得拼都拼不回来。这类文章明人读了会变盲人，所以只适合瞎子读。教官不解盲人的痛楚，非要体会一回。

写作向来是景恺的特长，他一人乐在其中。

布置任务当晚，他看着王雪萍那冰清玉洁的相貌，不禁思绪万千。涉笔文章一小时，一篇心得体会便在自己缕析的思考下脱笔而出。景恺眼观四周，他们文章的水平首当其冲被集体荣誉所暴露——尸首堆积，惨不忍睹。埋头率远高于低头率，进一步说，沉死者远多于沉思者，部分智者索性直接提前进入梦境时间，满心期待自己会是庄生再世，出梦后悟性大增，下笔千言。景恺得意着往雪萍那看了一眼，她正托着下巴不假思索地在纸上写着。景恺闲看美女不够，又扫了一遍，突然发现了杨雨馨。他对眼前的这个女生倍感好奇，便用笔捅了捅提前休眠中的一员——杨鸿。

“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不睡觉了！”景恺不由惊叹此君的作风，睡觉都睡出了名堂，竟把对老师的警惕也带进了梦中。

杨鸿一醒，变了河西狮吼，罗嗦个不停：“阿恺！人家正睡觉呢！别老打扰我的黄粱美梦。我知道你的文笔好，但至少也要等我睡到自然醒再来欣赏你的佳作啊！你打扰我睡觉，到时谁来评定你的作文？谁来……。”

“够了！你真够罗嗦的！不就一顿觉吗？至于吗？”景恺比他叫醒更恼火，由此可见，这斥人就像吃霸王餐，自己吃得越多，被吃人的牢骚也囤积得越多。同样是用口，前者只是精神上的畅快，而后者却有物质享受，这就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思想。紧接着景恺打翻了他的物质说，反唇相讥道：“睡个屁啊！你是猪吗？白痴啊！”骂完甚觉精神得到了满足，于是开始拷问：“杨雨馨是个怎样的女孩？”

只见他随手拿出镜子，学做女人扮着发型反问：“你就不能问点别的吗？你

对她很感兴趣吗？那你去问她好了，我这么优秀都没见你问过我的情况。”杨鸿这话形象地像在饱餐后仍不忘再挖景恺的钱，欣然得很。直挖得景恺无言以对。

“我——。”

“你什么都别说了。”景恺刚想撵出一句话来他却毫不留给景恺喘气的机会，帮他呼完了接下来的氧气：“你对她有意思吧！放心，包在哥们身上。一天饭钱，帮你搞定她，怎样？”

景恺再次无语了，原来这友谊不仅可以天长地久，亦能建立在金钱之上，却只抵一天的饭钱。所以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并非时间。不过这买卖有利可图，至少是互利的。

景恺猛抢过他的镜子，一本正经地说：“我帮你搞定她，一餐饭钱，要不？”

“真的，不过看在同桌的份上能少点不？”景恺对杨鸿的回答低头叹气，在又一次无语的同时他又沉思了——原来“让世界充满爱”是有利益做先决条件的。

“你别理他了，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成天想着钱。”景恺将那沉思变为升思。一看是前张桌的张凯，他这义愤填膺的口气像是在这利益中亮出一道光明，景恺喜新厌旧转向张凯。

杨鸿一听，“哼”地一声又装下女人的娇气栽进他的黄粱美梦中。

“我来告诉你好了。杨雨馨是我们班升高中考试的第一名，我们这的规矩就是按学号排名。所以她是一号，你同桌呢，倒数第……。”

“我才是倒数第一，我六十六号。”景恺抢在他前面把这“第一”的头衔归其名下，虽说是个垫底的，但好歹也是第一。好比吃米饭和吃谷粒，二者同属一类食物。一个是熟而另一个是生的，前者的利处大过后者，而后者也极力想成为前者。但最终后者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给景恺的启示是：无论一个人的业绩有多差，总有一天他的成绩会与之成反比，只是看老天什么时候愿意把你这粒生米煮成熟饭的问题。

张凯又笑道：“呵，你是新来的，这种规矩不适合你，这家伙才是名副其实的 numberone！”他对着正酣睡的杨鸿，把刚立起的大拇指又倒了过来。他这手摆的感觉就像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被男性同志说了“我爱你”后笑逐颜开，当被要求“你爱我”时，这模样便成了开眼逐笑。

“不过……。”

景恺的好奇立即被张凯对杨雨馨的迟疑夺走，便问：“不过什么？”

“这个女孩很活泼，说好听点就是交际能力好，说难听点就是太开放了。这

种类型的女孩子我不中意，你要的话就去追吧！”张凯的话顿时将杨鸿的贸易转移到了景恺上。他的情商高到可与杨鸿互利，听风就是爱，听雨就是情。应证了“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概论。景恺对杨雨馨的思考用时过多，索性等那下课铃声来接替自己的思考。

今天是军训的最后一天。同往常一样，景恺昨晚深受惰性气体的影响，其懒散如同封建思想深远至今。肢体也被感染，加入到这一化学成分中懒在床上久不肯起。但一想到作文之事，他便把那惰性给挥发掉了，化学反应到此结束。

一到操场即让景恺一显身手。景恺受够了教官对自己培育的专利，因为这下他的特权将转型为民权，心中自是乐不可支。当然，在这种天气下，热不可支也占有一定分量。

“你，怎么不交作文？”大概杨鸿早晨打了发蜡的原故，他那发根锋芒逼人。教官因为是个平头，只能用锋芒所向来弥补他发尖的不足。

杨鸿倒是有理，喋喋不休：“报告教官！写一篇文章不足以表达我内心对军训真正的体会，我觉得像这样重大的活动需要用心体会，而不是一支笔两张纸。这是历史，历史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铭记的。怎样铭记呢？就要——。”

“够了，够了！你表演脱口秀呢！行啊！铁齿铜牙是吧！可以啊！哥们！”这两锋兵刃相接，将原来刺眼的阳光逼得更光亮。

杨鸿那胸襟立即衬映出同光一样宽广的博大：“谢谢，过奖，过奖。惭愧惭愧。”

“你，去操场跑二十个圈，中间停一秒钟就做一百个俯卧撑。快去，要有废话就再多加二十个圈。”

“可是教官，我——。”

“四十个圈。”教官这话的速度具有通用性，继上次把景恺刷下去后，如今又向杨鸿发起挑战，结果仍顶破纪录。杨鸿像那胃痛之人，饥饿之下也拿食物无可奈何，只好在这热应俱全的环境下乖乖受罚。

景恺虽未受罚，但太阳对他的热爱让景恺深深体会到后羿射日时的悲愤。

教官有罚有奖，按其先后顺序接下来该表彰作文写得好的同学。可也不知此君是否同时间一样存在滞障，奖罚分明被他的智慧一拖再拖，直到下午才智力回复，道：“顾景恺，顾景恺是哪个？”

景恺为自己的名字暗喜，教官这锋头总算指向自己的风头了。忙自报家名：“报告教官！”

“你就是顾景恺，没想到你这次能及时上交作文，值得表扬。”

景恺心中恼怒想说“不就受了你几次处罚吗？用得着这样讽刺我吗？”但

一想到这是风头前的伏笔，也就无所在意。

“你这作文怎么回事？啊？怎么写的？”景恺疑惑为何他会这样说，莫不是他这伏笔也得用上排比修辞，多加上几个反问才更能显示出其艺术效果。

“谁叫你写这么好？为什么要写这么好？干嘛写这么好？”教官的三个排比与景恺互为表里，真让他这文章大书特书了一回。可又听这排比的弦外修辞又是三个反问，景恺不知该喜该悲。

只见教官语重心长地拍着他的肩膀，道：“教官是没读书才当教官，写这么好应该去投稿，给我看太可惜了。”随着众人一阵颠笑，景恺的荣誉终被托上一个高度，教官一见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出来。

夕阳在时间的最后几刻碾去，景恺下午吸收了不少太阳能，热得他的胃饱富能量，胃口好得已没了胃口，对晚餐也便无所留恋。景恺性格孤僻，此时却不愿离群享受个人的安谧。也算是一番情趣！他将衣服搭在肩上，扭头转向身后的残阳，一绺余晖掠过他的侧脸洒在操场上。他仰起头接受这一幅青春的别致风景……

周末过后回到学校，景恺从未有过住校经验，像只嗷嗷待哺的小鸟，被抛弃后想飞也飞不起，想走也走不了。但学校对于景恺的家庭是大巫见小巫，景恺在校内倒是自由得多。

开学礼仪检查，景恺头发怕是深受中国古代书生意气影响，长得男女不分，因而被视为人妖登记扣分。景恺对他人给自己换了泰国籍无疑气愤，可对手是中国，中国人多，侧面反映出此国实际不讲人民平等。景恺辄想世风日下，人妖相比人要有魅力得多，也便无所再怨。被核实出是泰籍华侨的还有蝉联几届的卫冕冠军杨鸿、黎健、陈辉。陈辉是班长，若让此君光身子打个马赛克投影，定会有人猜测小马哥是否也会逛窑洞。

时间飞快，景恺一上午除了听得那同样身为卫冕冠军的杨鸿鼾声外也就只有大家自习时发出刀剑拼杀似的翻书声。两声衬托出景恺注定这一生将在这狂风暴雨中来回悉听一场又一场刀光剑影的对决。

晚自习是景恺一日中最向往的时段，因为他的身心能暂时憩息对白天同班英雄们的苦战，说直了就是舌战。在此兵荒马乱之期，他可以安静地欣赏雪萍的模样，她的一颦一笑都让景恺触目难忘，景恺发现自己已对这女孩有喜欢的感觉，但这意象却如同婴儿的意识般朦胧，像被石子打破的温泉一般清静、安静。所以说喜欢是初生，恋爱是次生，婚姻是晚生，死亡是结生，人这一生便是为爱而生。

一个星期朦胧而过，一回家中，电脑摆开一星期的寂寞，有人作陪，连开



机都费多几时，为的仅是能多发一分光、多放一份热。网络已是景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对于他来说，它就是上帝，没有它就没有景恺的世界，没有景恺，也就看不清这世界。

顾父有家自主企业，为了更多盈利，于此地办理子公司，苦于景恺的学业为他多个盈利换了多个“此地”，中国大江南北，他只差没越国界来证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顾父一向忙得不可开交，今晚又来电话说有客户要陪。父忙子不忙，景恺特借此机跑去网吧上了个通宵彻夜未归。

第二日早晨，景恺拖着精神了一夜的身体回到家中。像个败北的士兵逃了一夜才找回营地，入伍时已是泥泞不堪，困饿交加，被迫洗澡进食。

一切安妥好后，景恺卧在沙发，回想起初中时已患网瘾，日日通宵达旦，发展到今，受中国教育的封闭式管理略有缺憾，蜕变为周末通宵。

由于顾父一向爱子如财——，不，该说爱财如子。换句话可以这么说，无子不一定有财，但无财就一定有子。顾父与各老师协商一致，达成利益共识，条件显而易见，自然是以金钱买来景恺的束缚权，实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大一统。像这鸟刚一放出鸟笼却又发现这鸟笼是在封闭室里放着，这间接地导致景恺本班班主任韩老师打来电话履行其利益义务问其学习状况如何，景恺对其好感一无，便谎说一切正常。班主任跟当局的中国教研学者一个样，对外来的事物十分看好，不仅文化制度全盘吸收，人才也更进挖掘为鬼才。因此，身为外地人的景恺便能在外地的庇护下肆意地说谎。

景恺起身来到阳台，倚在栏栅上，望着远自天空明净的蟾宫，他心潮起伏，落绪万千。皎洁的月光落下了他伶俜的影子。

涉世十七年，景恺一人的孤独总伴着望月成长，像是与生独来的特性。然则月亮不嫌麻烦，毫无怨言，景恺却苦怨无数，情形之下，只好数落自己的孤寂。

顾父这时惦念家财，不辞千里电话拨给景恺问他状况。景恺对其顾家意识小有叹服，便把圆老师那谎折成二手谎廉价转给他。但凡得顾父欣慰后景恺内心却亲味，感觉像被五味瓶打破，酸甜苦辣的痛苦由身一触而发。但事物的坏处总不能独当一面，在谴责自己时，景恺心中的励志被有缘有故地轰了出来。好比散弹枪，打多了总有一发能打中你的鹄的，前提是无论你多么不情愿把眼前的罪恶射死。

次日清晨，景恺早早起床，为的是将那散弹枪兑成狙击枪，弹无虚发，一枪完胜自己的志向。他又想起父亲，每当自己正对父亲，空气中就像弥漫了毒气，那口不能解决根源，只能自行解决从而转向心的紧张。



景恺回到学校，教室凡是到了的都是人类。这有两层意思，按逻辑说法即是：教室读书的生物属于人类；按中国逻辑说法便是：在教室读书的才是人类。景恺也不管自己是否人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中国，生不由己”。

上午英语老师小测一度。英语可属景恺的另一专长，从中华汉字的精妙便能看出，英语语文不分家，像是英语是语文的基础，语文是英语的后补。这叛国行为从教育中做起，可想其危害性不浅。而此次的测验则让景恺再一次为中国教育的肤浅作了验证。答卷完毕后景恺的目光又转向雪萍，她思索时锁眉的模样堪比西施，大概做此表情的难度系数和魅力指数过高，考试中没人敢做东施效仿，景恺又一次感叹她的美。要在“情人眼里出西施”前加个“梦中”，那便正好应验了景恺此时的状态。

隔日，英语老师的表情全让一堆试卷影响，道：“试卷很不理想，6个及格，5个女生。剩下一个男生！”老师边说边摇头，把那群自卑的男生摇震得摇摇欲坠，景恺仅有的自信因而被摇得飘飘欲仙，可见前者所吸白粉为假劣。

“林静华 71，杨雨馨 60，李欣意 70，吴玲 64，王雪萍 67，顾景恺 67。”英雄总是最后一步登场，可谁都没注意英雄最后出场是因为在他前面有个美女。紧接着就是男性同胞重情义的欢呼迎送景恺回到座位。

景恺刚一坐稳，杨鸿屁话大发，发就发了，还要拍他人马屁，道：“不错啊！作家，以后就叫你 B 哥好了。”

景恺不厌其烦对首位献花者说：“给个理由来听？”

“因为你牛 B 嘛！作文写这么好，英语又考这么好。哎，兄弟，你知道你这样做让我很没有面子。我英语才 6 分，这样吧！我做你小弟，下次考试你可要罩我！”杨鸿献花不够，一激动，像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身也给献上。这年代，小弟不比小妹，不是说说就能认的。黑社会里，好歹小妹能给快活，而做小弟的只盼你快死。嫡长子继承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景恺不悦，道：“白痴啊！要分数向老师要，我可没有。”

“好啊！你这个家伙，同桌数年，这点小事也不帮，youhavekind！”说完他扭头就学猪，景恺见目的达成便停止舌战，更能证明杨鸿英语、语文水平大增，足以在他说完话后让景恺无话可说，这样的人才真是后生可畏。

经过两次“得意门”事件，景恺在同学们眼中的形象好比日趋强大的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可惜强大的是中国，中国人只能沾强大的光，实力上得不到增长。身为中国人的景恺得意不了，便不了了之。

过了一个月，一天傍晚，景恺漫步于校园的香径小道上。百花林中，秋色宜人，桂花飘香，黄菊吐艳，馥郁芬芳，享受之际一只手却又不自觉地为景恺

肩膀的魅力而崇向，拍了上去。景恺从那手指的柔和中便感觉那人要比杨雨馨专业得多，至少这一碰没让自己吃惊一度。

“你好，是顾景恺同学吗？”说话的女孩的确不是杨雨馨，景恺也未吃惊，但却傻了。因为眼前这位女生——非一般的漂亮。明眸大眼，尖俏脸蛋，很是可爱。那软绵的声音真让人听后对绵羊产生错觉。景恺心旌摇摇不敢回问。

“你怎么了？”景恺被她问了两次，第二次已促成心惊摇摇，便鼓足干劲，说：“没事！我是顾景恺！”

“你好！我叫颜丽华，跟你同班，我能跟你一起散步吗？”

景恺实不知当今女孩如此开放，刚一认识就要与情侣关系搭上一角。景恺习惯了孤独，他那重心实现第三次转移至心禁摇摇，直逼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工作转移，道：“不好意思，我习惯了一个人！”

颜丽华像是被男人拒绝惯了，未有半点失望，道：“噢，那我先走了。”随后眯眼一笑，这一笑更胜褒姒之笑，可怜了周幽王没有眼福，便宜了景恺享有艳福。

待她走后，景恺的想像陷入美色中，想这女孩兴许对自己有爱慕之意，可又念起王雪萍，景恺怨数学所涉范围太广，三角关系对生活的影响已到了“仁之至，义之尽”之地步。他抚掉这一幻想，回往教室。

回到教室，景恺并未向他人打听有关颜丽华的信息。虽然颜丽华和王雪萍一样，是女人，且都是美女。但两个美女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来景恺得一美女足矣，够一辈子享用，二来他不想遭到孟子的批斗。更进一步讲，美女这东西就像一张考砸了的成绩单，自己知道就好，不必与他人共享。自然景恺对颜丽华也就逝去兴趣。正当景恺处于思索状态，不料——

“阿恺，下星期月考，你准备得怎么样了？”景恺的背吸引力过强，专对背后之人开放，且他的背影仿佛散发着罗伯特·巴乔的忧郁气息，是女人都会忍不住轻拍一下。景恺的背被他人的手偷袭得麻木了，机械般转过身去。景恺一看，又是一位美女，半天之内，景恺巧遇三位美女。吓得他自以为世上的丑女都自卑地去见上帝了。

景恺于是道：“也就这样喽！你呢？”

“还行吧！只是要考9门科目，想到都怕。”景恺笑着同她示和，便转身复习去了。

又至周末，顾父同样不在家，一张百元大钞被他抛弃在了茶几上。景恺拾起他的施舍，未有片刻犹豫，直奔网吧。

路上不巧，景恺人缘太好，以至于无缘无故就撞见杨鸿、姚健二人。一问

之下才知二君也欲通宵。杨鸿一见景恺，搜刮之心四溅，开始上次未献完的身，搂着景恺，道：“恺大哥，我家经济比较落后，等下上网你就多照顾一下啊！”想这家伙要钱的方式可真与古时的鸨母有得一比。可至少后者能有窑姐陪你，前者收了钱，霸王餐反客为主，连句情话都不给，劫钱又劫色，这才谓人财两空。景恺可怜他的智商投错了胎，只好勉强答应。

窑姐没陪成倒赔给了刺猬男。当然，能为人与动物间的和谐作出此等牺牲，景恺之钱花不足惜。不过倒霉了他的耳净，整晚都被“B哥”萦绕着。

次日清晨，三人肩搭着肩搀扶着回景恺家。一路上，景恺才了解到他俩家住乡下，故意骗家人在校留宿而跑出来上网。景恺嘴上给予此二人儒家思想，可心里却排斥这古老的中国观念：当今时代，没点背叛，哪叫生活。没点叛逆，那叫白活。尤其是作为男人，不从背叛提升到背离那就枉对男人。不从叛逆升华到叛性那就枉对女人。所以，既为了男人又为了女人，三个叛贼就这样给自己判了刑。

回到家后三人倒地而睡，醒来时已是明月当空。景恺禁不住天气的诱导，不禁地打了个寒战。突然听得客厅门开。那一瞬间景恺的回忆一概停留在父亲的暴力中，可这毕竟在现实中是未来的想像，未想而已。顾父不见，杨姚二人拎着一些食物回来。

杨鸿边嚼着手中的薯片边把嚼完后的能量用人话的形式表现出来：“B哥！醒来了啊！我们买了东西吃。”

景恺看着杨鸿这退化成蛔虫的作息方式十分不解，干脆将其打回原形，问：“你们两个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哪来的钱？”

那蛔虫现形坐到沙发上蜷成一团，盘笑着说：“这是我们俩扣伙食费的结果，反正最后有人报销嘛！”说时他用眼瞅了一下姚健。

姚健接到指示，定位十分：“阿恺！钱这个东西嘛……。”

“行了，行了，多少钱？我出！”

杨鸿一听到“钱”字，便不让姚健当马仔，亲自出马，马出狂言：“五十一！”

景恺一听，差点没把他打回马厩。叫道：“杨鸿，你也太大牌了吧！五十一哎！我一星期一半的伙食费！”

杨鸿一听此价卖不出去，恨不能学超市经营，概不还价，只好委屈地像开小卖部，能抠则抠，道：“那四十好了，剩下的我们两出。B哥，可怜一下吧！”

景恺见他那衰样，不忍心再多看一眼这世上最丑动人心的面相，便摆摆手还他一副尊容，道：“行了，行了。我出了！”杨鸿一听，一连声“B哥”拍得